

# 序 言

中华民族，犹如一部神秘莫测、亘古久远的童话，两大文明的源头——黄河和长江就穿过它的腹地，滔滔不息，奔流入海，哺育了灿烂辉煌的五千年华夏文明。而在这五千年以外呢？当我们的目光穿越五千年甚至几万、几百万年的光阴，回到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沿着考古学家的足迹，我们看到，祖先们创造的远古中华文明犹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的百花园中怒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但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

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史前文明呢？被他们一笔抹掉了。

20世纪初，正当人类起源“非洲论”成了无可争议的论断的时候，我国的考古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不愿遗漏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在庞大的版图搜索着任何一个有关古人类起源的信息。首先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随后是蓝田人、元谋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相继被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推进到了170万年以前。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开始被欧美知识界所关注。

我国的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时期时间的跨度最大，从约20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我国的史前文化遗址按照年代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的“青铜器时代”。云南元谋直立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左右，

曾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近几年，考古学家又在海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的人类遗址，把我国的人类历史再次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大约在一万年前左右，古人类社会进入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渐渐瓦解，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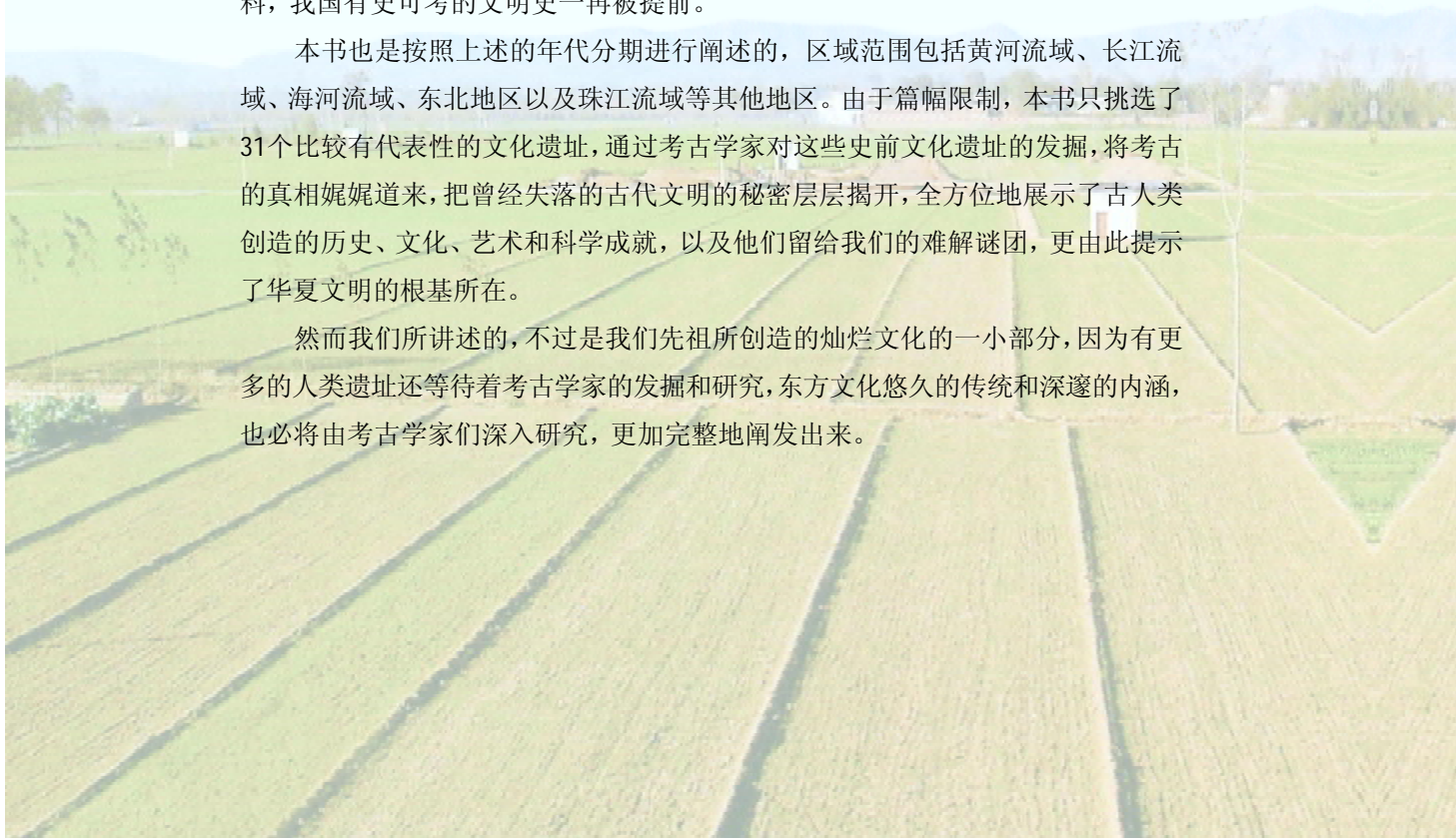
随着社会进程的推移，大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人口聚居区，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则形成了华夏部落群，我们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这里上演了一段段美丽的神话，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随着夏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古代文明时代。

我国的史前文明延续了200多万年，先民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伟大的原始文化。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迹三四百处，遍布祖国25个省、市；新石器时代遗址更已达到了六千多处，这些发现纠正了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盛极一时的人类起源“非洲论”不攻自破。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珍贵遗物，对于我们研究史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以及探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外，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也被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也渐渐清晰，为研究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有史可考的文明史一再被提前。

本书也是按照上述的年代分期进行阐述的，区域范围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东北地区以及珠江流域等其他地区。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挑选了31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通过考古学家对这些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将考古的真相娓娓道来，把曾经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层层揭开，全方位地展示了古人类创造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难解谜团，更由此提示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

然而我们所讲述的，不过是我们先祖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一小部分，因为更多的人类遗址还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第一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

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 ..... 3  
 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 ..... 9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 ..... 16

第二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 ..... 24  
 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 ..... 36  
 远古人的高品质时尚生活 ..... 48  
 “中国考古第一案” ..... 58  
 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 ..... 68

第三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青铜器时代

千年宫殿群的复出 ..... 80  
 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 ..... 90  
 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 ..... 106  
 泾水东西的王室二都 ..... 119

第四章 长江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

人类童年的摇篮 ..... 129

第五章 长江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 ..... 138  
 水稻发源地“罗家谷” ..... 148  
 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 ..... 155  
 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 ..... 168  
 玉器文化的巅峰 ..... 174

## 第六章 长江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祭祀文化

-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 ..... 186  
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 ..... 198

## 第七章 海河流域及东北地区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

-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 ..... 209  
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 ..... 219  
辽河流域的小龙骨山 ..... 228  
唯美时尚的洞居人 ..... 232

## 第八章 海河流域及东北地区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

- 来去无常的远古人 ..... 240  
神秘恢弘的女神崇拜文化 ..... 246

## 第九章 其他地区人类文化遗址

- 岭南人类的发源地 ..... 257  
由大陆迁徙而来的洞穴文明 ..... 260  
贵州高原上的亚洲文明之灯 ..... 264  
澜沧江岸边的拜鱼部落 ..... 267  
植根东南一隅的地方文化 ..... 275



第一章

#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

——旧石器时代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多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处。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就是有力的证明。河流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也是如此，被誉为母亲河的黄河孕育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源的主要源头。

黄河发源自崇山峻岭，携带着大量的黄土涌向平坦的下游平原，并且在华北平原一带不断地施展她“龙摆尾”的功夫。正是由于她频繁的改道、泛滥，在这里形成了大片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就在这片黄色的原野上，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旱作农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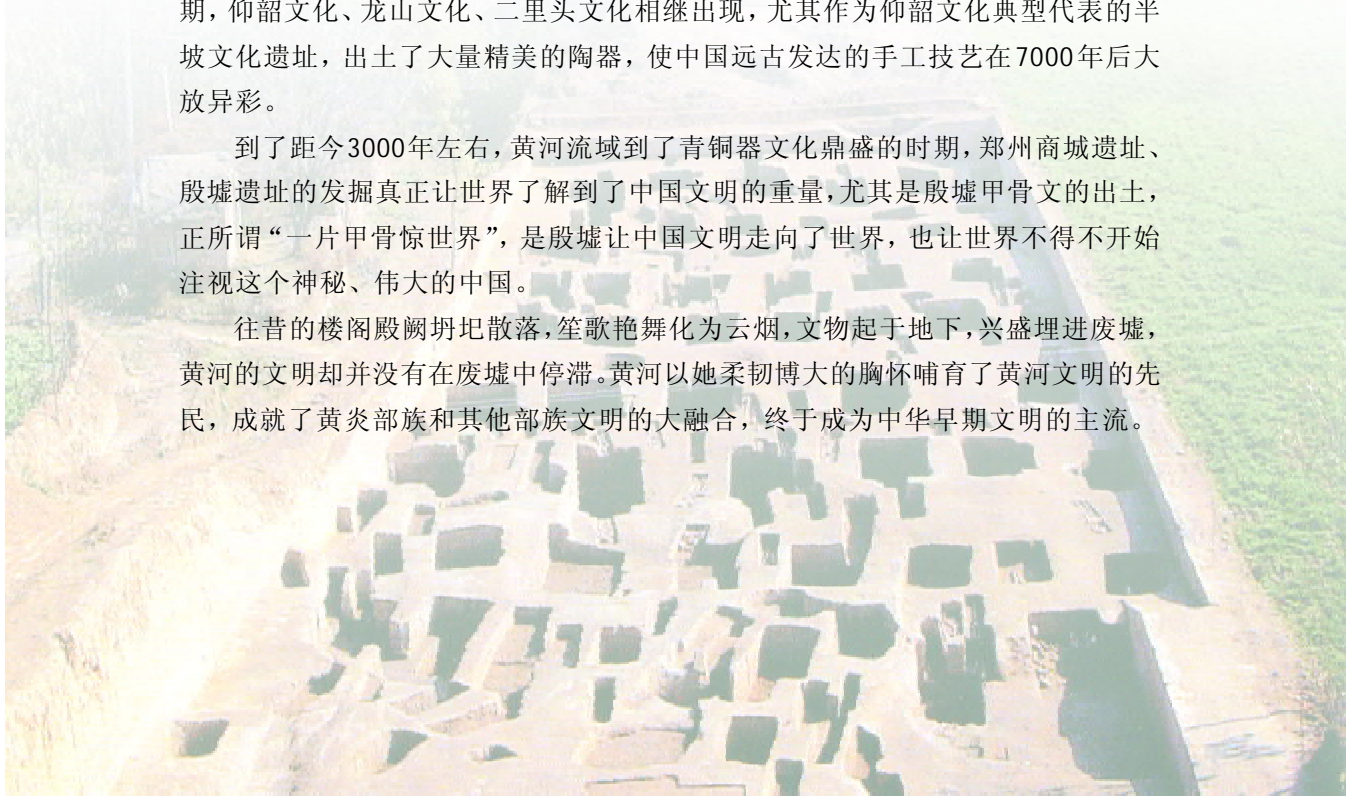
在考古学日益发达的今天，考古学家用他们的双手揭开了那些埋藏了许久的文化遗存，无声的文物默默地展现出一幅幅壮美的画面。遥远的古代，浩浩荡荡的黄河两岸活跃着人类的身影，一件件精美的器皿被他们制作出来，一种独特的文化在他们之间衍生，亘古不息的黄河孕育出了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

如今，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南部及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湖北西北一带都发现和发掘了很多史前文化遗址。

位于蓝田公王岭的猿人遗址已经距今有100多万年，向我们昭显着悠久的历史。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文明更是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相继出现，尤其作为仰韶文化典型代表的半坡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使中国远古发达的手工艺在7000年后大放异彩。

到了距今3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到了青铜器文化鼎盛的时期，郑州商城遗址、殷墟遗址的发掘真正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明的重量，尤其是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正所谓“一片甲骨惊世界”，是殷墟让中国文明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不得不开始注视这个神秘、伟大的中国。

往昔的楼阁殿阙坍塌散落，笙歌艳舞化为云烟，文物起于地下，兴盛埋进废墟，黄河的文明却并没有在废墟中停滞。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 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

## ——蓝田猿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蓝田猿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陈家窝村、蓝田县九间房乡公王岭

发现及发掘时间：1963年，陈家窝遗址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发掘，次年，公王岭遗址面世。

距今历史：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10—115万年左右。

考古地位：我国三大猿人遗址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把人类活动的时间上溯了五六十万年，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缺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蓝田县南傍秦岭，北临渭河，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曾为十多个朝代的京畿之地及古代中国南北交通要道，在更早的110-115万年前，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犹如当今长江以南地区，正是这样的蓝田，孕育了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辉煌的文化。蓝田猿人的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记录，也提供了黄河流域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

###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国内外考古界把目光聚集在周口店龙骨山，在这里工作过的考古学家却意识到，要弄清北京人的来龙去脉、生存状况等诸多问题，就必须走出龙骨山。1929年的春天，在周口店进行过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杨钟健等赶

赴陕北、山西、内蒙古，对这一带的黄土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蓝田，却由此揭开了蓝田考古的序幕。

1963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考察队到蓝田寻找化石，考察队由张玉萍、黄万波带领。结果在蓝田泄湖镇陈家窝村厚30米左右的红土层底部，发现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化石，这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之后，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还有翁氏野兔等一批温带草原的啮齿类动物化石，以及北豸、虎、葛氏斑鹿等动物化石。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学术界。

1964年春，受全国地层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组织一次“蓝田大会战”——由全国12个科研、生产系统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几十名科研人员组成的多支野外考察队奔赴蓝田，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统一率领，对盆地内和周边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希望能在这里获得新的发现。

5月的一天，考察队的一个小分队准备到蓝田北岭的三官庙地区去考察，因为当地老乡曾传说该地出现过“龙骨”。但天公不作美，考察队走到半路就被大雨阻拦住了，队员们只好去公王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避雨。当地的老乡们听说有考察队要来挖“龙骨”，立刻主动找到了考察队，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在东山（公王岭）上也有“龙骨”。

对于“龙骨”考察队员们并不陌生，在中国，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由“龙骨”引起的，甲骨文的发现也是如此。可实际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龙”，所谓的“龙骨”就是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以哺乳动物骨骼为最多，其中有象、犀、马、牛、羊、猪、鹿等，“龙齿”就是这些动物的牙齿。“龙骨”在我国早年的收购站和中药店非常走俏，实际上他们所收购和卖出的“龙骨”都是远古动物化石。

“龙骨”对于考古队员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路线，首先去公王岭考察。第二天，考察队的几个人便来到了公王岭上，公王岭在蓝田县城东南1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其前缘高出当地河床大约100米。

在公王岭确实有许多“龙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公王岭的地层相当完整，在俯视河谷的断面上，可以看见三个互相叠压的地层，在黄土层中有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这些土层年代久远，地层一层叠一层，几乎每层都有能够鉴定地质年代的各种各样的古动物化石，由于许多地段层暴露出地面1300米高，这就为队员们提供了难得的考察场所。

但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化石都被包裹在坚硬的钙质结核里，这种化石很软，但是围岩却十分坚硬，给发掘和修理工作带了不少困难，由于经验不

足，很多化石都没有完好取出。当贾兰坡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把发掘技术十分娴熟的技工武英调来公王岭，武英也不负重望，就是他首先发现了蓝田猿人的遗迹。

5月22日，武英从一块坚硬的钙质结核中发现一颗牙齿，它当时只露出一半，后来在发掘时又裂开了，另一半还包裹在结核里，一时无法确定它是人类的还是普通灵长类动物的牙齿。那几天武英牙病发作，但当晚他强忍着疼痛，在灯下一点点地剔除那半颗牙齿牙面上的胶结物。当两个清理好的半颗牙齿合到一起时，一颗完整的人牙出现在人们面前。发掘工作的这一重大突破让队员们兴奋异常，一个月来的疲劳、辛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武英冒雨赶赴县城向大队部汇报，见到贾兰坡后，武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这个纸包不大，但包装纸竟用了十多层，贾兰坡是一位和化石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科学家，武英递上的这个特殊对待的纸包令他意识到里面的内容绝非寻常，随着包装纸被一层又一层地打开，他的两只手禁不住颤抖了起来。最后一层终于打开了，贾兰坡一看，激动得一下子大声叫了起来：“人牙！”大队部其他同志立即围拢过来，共同庆祝这一重大发现。当夜，贾老拿出他珍藏的关中佳酿西凤酒犒赏大家。

有了这个发现，考察队员们的工作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为了精心寻找，队员们把在公王岭发掘出的40多个大大小小的化石堆积物套箱，运回北京。发现人牙下方的那块重约800多公斤的套箱受到特别关注，由青年技工李功卓在柴凤岐师傅指导下运回。陆续剥离出来的化石有剑齿虎、熊、三门马、獾、大角鹿和丽牛等，就是不见人们渴望的人类化石。10月9日，从剩下洗脸盆大小的堆积物里修出一颗人牙，这是一个好兆头，李功卓再接再厉，沉着细致继续剥离，10月12日上午，轰动世界的蓝田直立人头骨终于亮相了。

1964年11月3日，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死者为女性，年龄约30岁。头盖骨枕部宽阔而圆钝，轮廓是楔形，头骨壁板厚，前额低而宽平，眉脊粗壮，眼眶略呈方形，鼻子短而扁，颌部前伸，牙齿粗大，齿冠粗短，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颅内耳高71毫米，脑量仅有789毫升，低于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1000毫升)，更低于现代人的脑容量(1400毫升)，是比北京猿人还古老的猿人化石，与印尼爪哇人相当。

爪哇猿人是荷兰人类学家于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州特里尼尔地方发现的，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猿人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头盖骨一具、白齿二枚、左侧股骨一根。形态特征是：颅骨低平，最宽处接近颅底；额骨倾斜，眉脊呈屋檐状；脑容量约900毫升。我国的蓝田猿人脑容量甚至要低于印尼爪哇人，蓝田猿人是我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头盖骨，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之一。目前，世界上发现猿人头盖骨的仅有中国、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坦

桑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中国发现的头盖骨化石就有蓝田人、北京人等几处。

我国第一个猿人头盖骨是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下落不明。因此，1964年发现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弥足珍贵。猿人化石由于发现于蓝田县，属于亚洲人种，按照国际科学记名惯例，定为直立人蓝田亚种，通常称为蓝田猿人或蓝田人。迄今为止，公王岭蓝田直立人仍保持着亚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的纪录。

除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外，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都是一些粗石器，1964年后，对蓝田猿人遗址再也没有进行过二次发掘。

2001年3月，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在建造第四纪地层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出土剖面保护厅时，发现了4件旧石器。这4件石器又把古人类生活的年代提早了10多万年。

这批旧石器距蓝田猿人化石发现地约11米，其中3件系用乳白色石英岩砾石打制而成。乳白色石英岩质地坚硬，但石质硬脆，器形并不十分标准，与元谋人使用的石英岩石器非常近似。在打制方法上，较蓝田猿人打制和使用的旧石器更为粗糙。

经过专家研究鉴定，这批旧石器的出土地层，在第四纪早更新世的顶部，所以这些石器的地质年代应该在132.7万年以上，同时也不排除其地质年代更老一些的可能性，由此专家推断：如果这批旧石器是蓝田人使用过的，说明蓝田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已有132.7万年以上历史；反之则表明在蓝田人生活之前，这里已有过古人类活动。

蓝田猿人的发现，增加了对古人类地理分布范围的认识，丰富了人类发展物质文化的记录，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这里远古流传的女媧炼石补天抁土造人神话增添了一段科学补注。

## 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

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文物就是古人类及伴生的动物化石，制作粗糙的旧石器等。

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比较完整，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颞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

公王岭的猿人头骨由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大部分上颌骨和附在它上面的第二、第三臼齿，以及一些零星碎块组成。经过研究，为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嵴。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

复原后的蓝田猿人头骨倾斜并有明显的颞三角，从整体看比北京人和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都要原始，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

蓝田人遗址出土文物主要为旧石器，共发现200多件，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

大型多边砍斫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斫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形，也称三棱尖状器。这种石器用于挖掘和撕裂，在以后的黄河流域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址中屡有出土，而在这些旧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蓝田猿人的手斧了，因为在蓝田手斧出土以前，考古学家把这种石器视为欧洲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色，手斧在亚洲东部的出现使得学术界感到困惑。它们究竟是远古文化交流的结果呢，还是蓝田猿人的独立发明，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出土的石器中比较有特色的是用脉石英打制的盘状器，这种盘状器很可能用于割裂和刮削，它中心凸起，周围成刃，直径约10厘米，有明显长期使用的痕迹。这种盘状器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发现。

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则是狩猎工具，不过，我们不清楚它的使用方式。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等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工具，但器形大得多，更显得粗笨。

蓝田猿人制造石器采用的材料，多为脉石英、石英岩、砾石，石器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制造石器的技术较差，他们只会用锤击方式制造工具，器物以单面加工为主，对较大的石块进行撞击后，再经过第二步加工的较少，制作得相当粗糙，器形尚不规整，石器类型不多，往往一物多用，这些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蓝田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总量多达1200多件，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群有41种，有三门马、大熊猫、鬃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爪兽、硕猕猴和兔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于是，他们被科研工作者命名为“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根据出土的动物化石与古土壤分析，表明蓝田猿人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地，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

这些珍贵的史前文物为研究古气候、古动物、人类进化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被国际考古界誉为20世纪60年代考古重大发现。

## 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现状

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蓝田猿人文化遗址也就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三大猿人遗址之一。自蓝田猿人文化遗址面世以来，陕西省蓝田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成了大批国内外考古专家向往的宝地，蓝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研究古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

为了保护蓝田猿人文化遗址，1974—1978年间，蓝田县政府在公王岭建成了第一座蓝田遗址出土文物展厅，作为一个临时的遗址保护单位被确定了下来。

在蓝田县政府的批准支持下，1979年组建了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为股组级全民事业单位。建所以来该遗址得到了妥善保护，接待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重要领导

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为考古科学考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基地，更成为一个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科普知识教育的最佳场所。

蓝田猿人遗址纪念碑亭建在蓝田县东灞河边公王岭的山腰间。这是一座飞檐高翘，精致玲珑，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六角碑亭。亭内竖立着蓝田猿人化石出土纪念碑，碑头雕刻蓝田猿人的复原胸像，碑身下面镌刻“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处”，背面有郭沫若为纪念蓝田猿人发现书写的题词。

以纪念碑为中心，周围环绕文物陈列室与附属设施。文物陈列室是跨度7间，宽28米，呈歇山顶外貌的仿古建筑，建在青砖砌就的台基上，形成房廊与台室高下随峰峦地势伸延的完整建筑群。依山坡而建的猿人展厅有亭、殿、花园等，整个遗址显得落落大方、错落有致。

1982年国务院公布蓝田猿人遗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的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发现之一、陕西省20世纪十项重大事件之一。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的蓝田猿人遗址是值得自豪的，但贫穷使它一直难以摆脱冷清的命运。从1997年至2002年，遗址平均每年的门票收入不足8000元。遗址的“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厅”的建筑底部已经出现裂缝，表明整个展厅在随地基下陷。但因为维护修缮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所以进一步整体加固等工作迟迟未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保护古人类文化遗址，蓝田县政府加大了资金的支持，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加大了对猿人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力求改变猿人遗址捉襟见肘的面貌。为了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县政府制订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加大对蓝田猿人遗址的宣传策划包装力度。蓝田县将按照蓝田旅游总体规划，不断挖掘蓝田猿人的历史内涵，科学包装猿人遗址项目，演绎以山地、森林、草地、狩猎为特色的“猿人情景生活园”，吸引游客，让人们在文物旅游中增长知识。

蓝田县正在为申请将蓝田猿人遗址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积极准备，争取国际援助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遗址基础设施。

远在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蓝田这块襟山带河、苍翠葱茏的地区，用简陋粗糙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生活，推动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前进。100万年后，先民们创造出的文化已经深埋地下，但他们利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的文化却仍然吸引着我们，吸引着大批的中外学者前往考察研究，蓝田为人类的进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而考古学家也将通过进一步的发掘研究让蓝田更加辉煌。

# 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

##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遗址名称：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发掘地点：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2年秋发现，1954年9月，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对丁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1976年以后，对丁村遗址又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发掘。

距今历史：2-12万年

考古地位：丁村遗址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为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为早期智人文化阶段，是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塹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有一个叫丁村的小村子，它位于同蒲铁路东侧，东依塔山，西傍汾水，与著名的丁村民宅文化遗址同处一地。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丁村人遗址，让10多万年前的丁村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 考古发现过程

丁村位于汾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在这里留下了它的足迹。

1952年，临汾和侯马飞机场准备扩建，可大量的建筑用沙愁坏了施工人员，经过苦苦地寻找，他们看中了丁村的一片沙砾地，这一年的秋天，一个专为机场建筑用沙的取沙场在丁村的断崖沟壑中开辟出来，就在这里，发掘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

中期的文化遗址丁村。

在丁村挖沙的过程中，奇怪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巨大的骨骼碎片、牙齿、腿骨，还有一些黑色的有棱有角有刃的石片子随着工人的铁铲陆续出土，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工人们当然不清楚，但大家的心里都不免生出疑问。尤其是挖到的那些骨骼化石，被人当作“龙骨”去卖，曲里村的一位农民一次就卖过30多块钱，如此下去，后来那3枚惊世的牙齿也可能被挖走，被卖掉。

所幸，这事让挖沙的总指挥郑怀礼知道了，并引起了他的注意。郑怀礼曾担任过文联主席，文革后还恢复了传统戏曲剧本创作，正是他对文化的热爱，使他能对出土的文物产生特别的敏感，当他听说了挖出“龙骨”的事情，立刻到沙场去现场勘察，并将沙场的化石收集起来，逐级上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他的行动使得丁村的骨化石有幸进入北京的研究所。

不久，山西省文管会派专家下乡调查。专家来到丁村后，马上深入到当地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并到工地现场去勘察，结果惊人的发现在短短数天内就出现了。他们收集到一对长达1.1米的原始牛角化石和两具象的下颌骨化石，并在沙砾中找到了若干破碎的石片和带棱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冲磨而成的。

为了认真研究这处遗址的价值，专家带走了收集到的这些化石标本，赶到省城去做仔细的研究，可一年下来，分析结果却不甚明显。于是，这批标本辗转运到了北京，并最终到了贾兰坡、裴文中等国内一流的化石和古生物专家的手里，他们马上召集会议对这些标本进行了“会诊”。经过初步的观察研究，专家们认为：这些石片和石球，人工的痕迹很清楚，石片上虽然没有第二步加工，但是有清楚的台面和打击出来的半锥体，台面和破裂面的交角保持着大角度，石片肥厚，石球的棱角也具有打制的斑痕，可以判定它们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当时，旧石器时代的地点在我国发现的不多，并且这还是解放后我国发现的第一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更显得丁村发现的重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遂决定对丁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1954年9-11月，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襄汾县文教局组成了发掘队，队员包括裴文中、周明镇、吴汝康等我国著名的学者专家，在北起史村（今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南北长11公里、宽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为期52天的调查发掘。

发掘队9月22日开进丁村，当日即到丁村以南了解情况，并在村南约半公里的沙丘中拣到一些石器和化石碎片。9月25日，正式开始试掘，通过试掘，不仅对地层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又掌握了地层中所含化石的石器分布情况。

试掘之后，贾兰坡将发掘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发掘。10月

15日，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出土了，3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半个月后，又一枚右上侧门齿出现了，连续发现的三颗牙齿让考古队员雀跃起来，同样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三枚牙齿发现后，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纷纷云集丁村，现场参观考察。这3枚牙齿就这样走出了汾河边上的荒滩，伴随考古学家一同来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这三颗牙齿分别是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虽然只有三颗牙齿，但在当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根据三颗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磨蚀程度以及出土时的距离判断，它们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

随后，在一面汾河水侵蚀而成的峭壁上，考古队员在砾石层中找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在砾石层上约1米的地方，发现一具犀牛骨架，它背向汾河侧卧着，除一条后腿脱离身躯，离得较远以外，其他部分几乎都完整地相连着。

11月12日止，发掘工作结束了，这52天里，考古队员的足迹踏遍了汾河东岸的土地，挖掘的石制品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鱼类化石5种，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然就是那3颗人牙化石。

根据这些化石的特征和地层堆积的情况判断，含化石及石器沙砾地质时代为上更新世下部，距今约有10多万年之久。

在丁村遗址和丁村人发现之前，我国大陆上，仅在北京周口店、内蒙萨拉乌苏和宁夏水洞沟等少数几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至于中期的人类化石和文物尚属空白。同样，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只有属于直立人阶段的中国猿人和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河套人和山顶洞人，而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的发现还是一个缺环。而丁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958年，在对丁村出土的化石与石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贾兰坡和裴文中先生编著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对1954年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化石、动物化石以及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作了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确立了“丁村文化”，吴汝康根据牙齿化石的形态特征确定“丁村人”为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这以后，丁村这个曾经偏僻的村落，便驰名中外，成为考古界关注的中心。尽管后来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和与之相对应的早期智人化石，丁村文化和“丁村人”还是最早填补这一空白的文化和人类化石。

然而，丁村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还不仅仅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1976—1980年间的第二次发掘证明了这一点。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压抑了许久的学术界突然地欢腾起来，丁村这个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自然引起了考古学家

的关注，对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第二次的调查发掘意义重大，它证明丁村遗址不仅仅只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而是一个涵盖早、中、晚三期，文化性质一脉相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1979，考古人员在丁村村西汾河东岸又发现与1954年性质相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两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丁村遗址的早期遗存。

丁村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发现于汾河东岸柴庄以北的白马西沟和县城附近的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等地点。其文化层为红色土相夹的砂及砾石层，与石制品共生的动物化石发现的很少。根据地貌地层判断，地质时代应该为中更新世晚期。从石制品的器类、形态以及打制技术来看，它们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不仅性质相通，而且有着清楚的传承关系。

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丁村文化，1994年又对丁村遗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发掘。这次在汾河东岸又发现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一处，这些新的发现说明，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的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地点达27个、时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群。

同年，著名学者王建等人对1976—1980年期间丁村遗址群范围内调查发掘的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一个新的丁村文化诞生了。

丁村文化早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出土的石制品一般较为粗大，石核、石片占绝大多数，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与1954年所获石制品性质大致相同，但是有些石器的名称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丁村文化晚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由地层和地貌部位以及文化遗物认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26400±800年。这是我国目前测年最早的细石器文化遗存。1994年在丁村附近汾河东岸也发现了同样石器性质相同的文化遗存，进一步扩大了丁村文化晚段的分布范围。

丁村文化晚段的石制品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沿袭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一种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典型细石器。这些石器的器类组合、形制特点都与下川文化极为相似，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石器的打制风格和器物组合与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融入了典型的细石器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对于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质的认定，应该是区别于早中段的走向更高层次的丁村文化或者称为“新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工作由北京周口店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华大地。丁村遗址发掘之后，山西成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地区。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许多与丁村文化相关的古文化遗存，山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达300余处，这些都与丁村遗址的首次发掘分不开。

在整个汾河流域,几乎都有丁村文化的踪迹可寻,相继发现的丁村文化遗址地点的地质时代与丁村遗址群不相上下,在文化遗物方面又与丁村石器风貌一致或器型相似,说明丁村文化在汾河流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在黄河中下游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也发现了几处地质时代比丁村文化早或相当于丁村文化早段的遗存。时代最早的是西侯度遗址,其次是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的匭河遗址、蓝田公王岭遗址、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石器地点等。这些遗址或地点发现的石器虽然比丁村文化中的石器原始古拙,但其器类和打制特点,尤其是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与丁村文化者极为相似或相近。

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虽为丁村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如果把它与上述遗址或地点中的这类石器依次排列,可以发现它们除共同保持了厚大和三棱的特点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由粗到精的变化。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作为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堑这一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将上述遗址或地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丁村文化作为这个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体系中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出土文物

丁村遗址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就是1954年出土的3枚丁村人的牙齿化石,这三颗牙齿是当时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从牙齿的大小、形状、腐蚀和石化程度相似以及发现间距之近,可以确定它们是属于一个12-13岁的儿童个体的。其齿冠和齿根的尺寸比北京猿人的同型牙齿细小,下第二臼齿的嚼咬面的模式比现代人复杂得多,但在许多细节上与现代人接近,表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一种人类。丁村人上门齿的齿面和北京猿人的一样,都呈明显的铲形,这是现代黄种人上门齿常具有的性质,表明他们与白种人的关系较远,而接近于现代黄种人。

1976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在丁村发现幼儿顶骨化石一块。其骨壁较薄,后缘和上缘骨缝的锯齿保存完好。颅内矢状窦沟和脑动脉沟都很明显。后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此个体生前有印加骨,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及蒙古人种的亲缘关系。据吴新智研究新发现的幼儿顶骨化石与1954年发现的牙齿化石一样,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

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丁村一带生长生活着茂盛的动植物,河湖沼泽里是繁盛的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水边大片的草地上就是蒿、藜、野菊等旱生草本植物,距离教远的东山坡上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木,种类十分丰富,有栎树、榆树、桦树等等。

所以,在丁村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是十分丰富的,从丁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